**103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講座記錄**

講次： 第14週

講題： 超越學校之外─文化回應教學的再思考

主講人： 鄭惠芬老師與鄭漢文校長

時間： 2015/5/29 (五) Am10:15~12:00

地點： 湖畔講堂

紀錄人：郭雪兒

鄭惠芬老師 文化回應教學之必要性與教師文化震撼適應

「你有回到自己的母國，文化和家嗎？」這是鄭惠芬老師講座的開始。文化教學是必要的，如果沒有用文化回應的話，孩子、家長和老師的挫折，無能感，一定會出現，教育會失敗。

鄭老師表示，自己曾經在網上搜尋關於教師文化震撼，但無法在台灣網站搜尋。她舉例，被派到到阿美族部落學校教書的教師卻對海不了解，在教導孩子的過程中，落差一定會很大。因為海是阿美族族群生活的部分。

老師認為，對於適應一些中產階級家庭和中低階級家庭的孩子，教師一定會遇到不適應的時候，無法體會孩子的心情、部落或社區的形態。如果對孩子產生意識形態將會非常可怕，因為這樣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衝突和失敗。

老師也採用了紅藜作為文化教學的例子。由於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（NASA－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）在近期內報道關於紅藜的好處，其營養價值是太空人所需的，頓時紅蔾成為大量生產的農作物。其實紅蔾是排灣族祖先留下來的，主要用於做服飾和門口裝飾。鄭老師認為，教師可以將紅蔾帶入孩子的生活文化，例如讓孩子上網查詢紅蔾的資料，去看紅蔾田或聽老人家講述關於紅蔾的故事等，作為文化回應教學。

由此可見，文化回應教學，不一定是族群教學。例如教師可以以紅蔾的顏色作為藝術課程內容；從地理課中，告訴孩子紅蔾適合栽種在乾旱的土地；營養學內容可以學習營養成分有那些？通過寫一篇關於紅蔾的文章和新詩，教導文學；過後才開始進入族群教學──母語教學和排灣族的生態智慧等文化教學。

普遍上，台灣教育部的文化回應其實主要是關於城市的文化，農村和漁村的文化比較少被提到。

此外，鄭老師也詢問在場的同學對於都蘭山每天看到有什麼感覺。為何都蘭山旁邊萬里無雲，但山上就會有雲？因為大約在500-600公尺，雲就會聚集在那個部分。台東的孩子每天看到都蘭山，其實我們對它認識有多少？這些教材是否可以進入教材。相反的，我們的課程中反而是更注重認識喜馬拉雅山。這也導致每天接觸的東西，卻讓人感覺很遙遠。

究竟教育是什麼？人類要傳遞文化，而學校是傳遞文化的基地。但是要傳遞的文化內容是什麼？ 教材、方法、評量和資源都是教師必須考量的因素。鄭老師也表示，現代教育都是口才很好的孩子會得到很好的表現。但其實每個人的才能大有不同，有些孩子一直在動，看似沒有專心，但其實他們卻不斷的在吸收教師上課的內容。

鄭老師也希望大家思考，究竟教育是用什麼方式來評量？少數族群和弱勢文化族群的孩子，不常被考量。雖然有很多研究指出，弱勢文化（偏遠、少數族群）促使孩子的挫折感提升，因而導致孩子無法通過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－PISA）。

這些翻轉的迫切感有時候也會讓學生感到的失敗，教師感到的挫折和讓學校感覺無能。因此，鄭老師認為學校行政的權利應該給有能力的人，而不只是擁有專業文憑的人才可以勝任。

因此，教育是一場革命。教師必須進入體制內尋找路徑，才能改變教育思維。讓學生透過文化支持，獲取經驗和知識。大地就是學校，社區就是教師。親近土地，珍愛祖先的智慧。

鄭漢文校長 超越學校以外──文化回應教學的再思考

身為教育工作者，鄭漢文校長認為教育做為一種文化典範形式，是教育美學的出口，也是入口。在從事教育工作已經37年內，有人說曾問鄭校長什麼時候可以退休。這句話讓他開始思考，65歲以後，自己還可以做什麼？

鄭校長名言：如果你活著，對人的生命時候意義，就是很好。如果對人造成威脅，那麼就要思考自己活著是為了什麼。他認為，如果教育工作者到偏鄉服務的時候，一直抱持著自己是國家派來改變偏鄉生活的心態，會導致自己無法貼近那裏的生活。貼近是為了了解，關係是為更好。過去來到偏鄉的地區服務的人都會被誤以為是被放逐的人。

常常聽到的一句話『我們都是為了你好』，其實是錯誤的，這會讓『讀』變成『毒』。部落裏有很多超越我們想像的事情，老人家會認為孩子在受教育之後，就會開始遠離自己。教育只是不斷的將一批一批的人送走，讓族人失去自己的文化。

此外，教育工作者常鼓勵一些部落孩子攝取雞蛋和牛奶，其實都是城市裏教育工作者不夠了解的觀念。因為部落的孩子（特別是阿美族），日常生活中都會攝取一些海產，所以再攝取雞蛋和牛奶後，營養會過剩，進而導致他們拉肚子。鄭校長表示，一句『我們都是為了你好』，其實應該思考的是誰為誰的理想出發。教育何嘗不是一場騙局，以一種糖衣的形式，包裝著生活(well-being)的好的保證。

校長說，「我們很快被外相的表徵，像郵差喊著掛號，掛號，其實沒有抬頭，只是不斷的叫人排隊。孩子被測量智能不足，不是因為孩子能力不足，是因為我們帶著國家的想法，判斷每個人都有問題。」

身為老師就一定要有聖者的舞台嗎？真正的老師其實是應該站在旁邊才能帶出情感的教育。倘若心沒有打開，就聞不到芬芳。如果教育沒有情感，只是質詢，或一篇一篇的知識，其實就不會有智慧，最後會進入理性的空。

鄭校長也採用了部落的老人家的名言：「如果你的出現是認為要幫助我、教育我，那麼請你回去。如果你把我的經驗看成你生存的一部分，那麼或許我們可以一起努力」。

如果部落神話被取消、失去英雄就會好像舌頭被切割。孩子被迫接受安排，最後卻找不到自己的地方，陷入文化的雙盲，最後想要和社會一起前進的能力也將不見。教育部一直強調要教導母語課程，一旦舌頭被閹割後，要找回來真的很難。相反的，教育應該用更廣泛的生命來看待，在高塔上也許可以看到的更多。

孩子本來可以去打球、參加社團，但因為主課能力不好，需要參加課服。課服說為了你學生好，政府和私人單位不斷的出經費。以孩子作為大社會的思考方向，這些活動其實都是在綁架耗子。「課服」其實也「克服」不了問題。

校長建議教育工作者要回歸文化的靈魂。培育一個人不是要教知識，死背知識，其實跟不上google 和yahoo，真正的知識，是文化的回歸。而文化的靈魂在哪裏？答案就是在神話、寓言和傳說裏。

至於要如何回返文化的根柢？鄭校長則認為，智慧就在我們自己的身邊。如果只是將西方的方式帶來，其實剝奪自己的能力，證明自己的無能。高度的現代性已經成功的建構所有其他的知識落伍的、停滯的傳統，就像是老太婆的傳說和迷信。當達到對文化有深度的理解的時候，就會了解生命。

故事是一個必要，是為了找到心、找到靈魂。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說故事，如何讓故事成為必要，這是母體，宣揚德行的最好的辦法之一，就是講故事，它能促使你從別人的角度看問題，看到別人眼中的世界。說故事不是為了過度詮釋，而是與靈魂對話，是俱有科學性、藝術性的庶民教育學。

總而言之，學生的問題一旦出現在家庭，就會顯現在教育和惡化了社會。讓每個人可以安定回到自己的家， 家不是一個building、house或 family，而是home，是靈魂的所在。

Q&A：

1. **為何鄭校長不穿鞋子？**

答： 因為不想成為官僚和行政的方式，想通過田野，接近人類。

**2. 有些人認為，原住民學習英文是否很難，對於這方面關於語言上的學習，比較慢。請問這是原住民給人的刻板印象嗎？**

答： 鄭老師認為自己學校的英文老師的熱誠很高，因為原住民習慣用耳朵，喜歡聽老師講話。可能書寫比較不好，但在講和寫比較不錯。

譚老師則表示，這是文化的偏見，原住民的語言，比較接近英文，沒有翻譯，所以語言能力比較好。通過自己母語的方式，鏈接英語。教英語是教會，不是教完。適當教育方法，都一定可以學好。

鄭校長覺得生活情景所帶出的氛圍非常重要。很多老師無法教會孩子，所以會自責。如果可以將記憶帶入情感，孩子看過了就會知道。背的語詞，知識的開啓，從星星做起，從一顆星星鏈接星座。

**3. 12年國教，對原住民有什麼影響？**

答： 教育是一個糖衣，包裝未來的美好。原住民入學下降，貸款帶來壓迫。不過多元入學，政策裏有很多需要檢討的。是因為我們沒給足機會，人的開展，是全世界最好的財富。政策本身看不到這一塊，是用水平的競爭，不是垂直的公平。學習可能是跳躍的，有時候是因為機會而被開啓。如果可以被開啓，就成為彼此間共同能力的所在。

**4. 文化回應教學是一種方式，如何運用在學校裏。**

答： 鄭老師舉出一個小三上學期的時候關於學習「1公里」概念的例子。對小朋友來說是很難體會和抽象。所以老師讓孩子在操場跑兩圈，或從學校散步到吊橋，就是一個公里。吊橋是孩子走了幾百遍的地方，其概念就可以伸直到孩子的生命裏。相反的，1公里＝1000公尺的單位對孩子來說是很陌生，

鄭校長則補充，創造身歷其境的教育非常重要。孩子可以通過寫故事，簡單的留學過程，讓孩子提問，相互回答。回去後把故事講給父母聽，問他們有什麼感覺，形成生命教育相互扣結的關係。